

老貌



精神特刊



紀蘇曼殊

江鳥

曼殊大師。示寂忽忽十載矣。大師以天上靈根。遭人間磨蝎。故其所行為事。至盤勃鬱抑。發爲文章。亦盪氣迴腸。極情辭悱惻之致。今茲殘緜斷緒。海宇同珍。雖曰諸故人勤搜遺著。代付剞劂。有以致之。抑大師品懷卓犖才氣縱橫。固自有其足傳者在也。

大師本扶桑產。三歲。父歿。隨母河合氏歸香山蘇氏子。尋假父挈之回粵。以不奈蘇婦虐視故。年十二。披髮於慧龍寺。母河合氏亦過歸日本焉。顧大師雖遭逢佗條。託跡空門。而愛國思親。每露言表。性率直。見人詐僞敗行。輒瞋目言之。嘗於國民日日報刊嗚呼廣東人一文。有曰。

『我久居日本。每聞廣東人入日本籍者。年多一年。且日本收歸化順民。須富商積有資財者。方准其入歸化籍。故我廣東人旅居橫濱神戶長崎大阪等處。以商起家者。皆入日本籍。以求其保護。而誑騙欺弱吾同胞。東洋如此。西洋更可想見。嗚呼。各國以商而亡人國。我國以商而先亡己國。吾思及此。吾悲來而血滿襟。吾幾握管而不能下矣』

觀此知其梗介之誠。而觸夷素工心計。舉世均稔。思之能勿切齒。又刊太平洋報南洋話一文。有曰。『猶更有願望於羣公者。即非廢却一切苛則弗

休。後此當重訂商約遣艦游弋。護衛商民。分派學人。強迫教育。使賣菜傭俱有六朝烟水氣。則人誰其侮我者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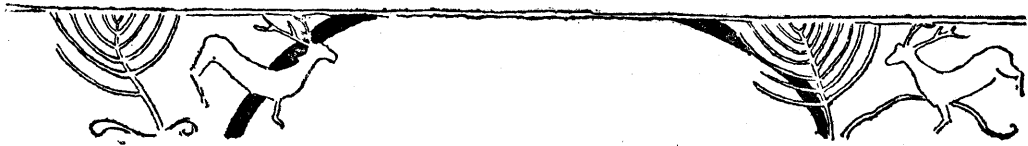
清廷積弱。外交退廢。大師杖錫重洋。值民國肇造之秋。感而書此。綜上以觀。則其關懷國體。洞達時艱。一片熱誠。躍然紙上。又答蕭公書云。

『故鄉人傳不慧還俗。及屬某黨某會。均妄語也。不慧性過疏懶。安敢廁身世間法耶。惟老母之恩。不能忽然置之。故時歸省』

此正天然和尚所謂忍看國破先離俗。但道親存便返扉者。純孝之思。感人欲泣。大師既雲游四海。復時東渡省其慈闈。繼以肄業上野美術學校及早稻田大學均無成。遂南之暹羅。究心梵章。西入印度。研求佛典。尋爲南京陸軍小學及安慶高等學校教師。又嘗主講於秣陵之祇垣精舍及爪哇之噠班中華會館。大師禪悟既深。法參三乘。慨然著梵文典一書。以謂溝通華梵。自此書始也。

大師雖置身沙門。然對於時下凡僧。每深痛詆。觀其答瑪德利鴈湘處士書云。

『應赴之說。古未之聞。昔白起爲秦將。坑長平降卒四十萬。至梁武帝時。誌公智者。對斯悲慘之事。用警獨夫好殺之心。並示所以濟拔之方。武帝遂集天下高僧。建水陸道場。凡七



晝夜。一時名僧。咸赴其請。應赴之說自此始。檢諸內典。昔佛在世。爲法施生。以法教化一切有情。人間天上。莫不以五時八教。次第調停而成熟之。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。恢弘其道。迨佛滅度後。阿難等結集三藏。流通法寶。至漢明帝時。佛法始入震旦。風流嚮盛。唐宋以後。漸入澆漓。取爲衣食之資。將作販賣之具。嗟夫異哉。自既未度。焉能度人。譬如落井救人。二俱陷溺。且施者與而不取之謂。今我以法與人。人以財與我。是謂貿易。云何稱施。況本無法與人。徒資口給耶。縱有虔誠之功。不贖貪求之過。若復苟且將事。以希利養。是謂盜施主物。又謂之負債用。律有明文。呵責非細。誌公本是菩薩化身。能以圓音利物。唐持梵唄。無補秋毫。矧在今日凡僧。相去更何止億萬由延。雲栖廣作懺法。蔓延至今。徒談正修。以資利養。流毒沙門。其禍至烈。至於禪宗。本無懺法。而今亦相率崇效。非但無益於正修。而適爲人鄙夷。思之寧無墮淚。至謂崇拜木偶。誠劣俗矣。昔中天竺曇摩拙又善畫。隨文帝時。自梵土來。遍禮中夏阿育王塔。至成都雒縣大名寺。空中見十二神形。便一一貌之。乃刻木爲十二神形於寺塔下。嵩山少林寺門上有畫神。亦爲天竺迦佛陀禪師之迹。復次有康僧鑠者。初入吳。設象行道。時曹不興見梵方佛畫。儀範端嚴清古。自有威重儼然之色。

○使人見則肅恭有皈依心。即背而撫之。故天下盛傳不輟。後此雕塑鑄象。俱本曹吳。吳即道子。時人稱曹衣出水。吳帶當風。夫偶象崇拜。天竺與希臘羅馬所同。天竺民間宗教。多雕刻猙獰神象。至婆羅門與佛教。其始但雕刻小形偶象。以爲紀念。與畫象相去無幾耳。逮後希臘侵入。被其美術之風。而築壇刻象始精矣。然觀世尊初滅度時。弟子但寶其遺骨。貯之塔婆。或巡拜聖迹所至之處。初非以偶象爲重。曾謂如彼僞仁矯義者之淫祀也哉。震旦禪師亦有燒木佛事。百丈舊規。不立佛殿。豈非得佛教之本旨者耶。若夫三十二相。八十隨好。執之即成見病。況於雕刻之幻形乎。』

瑋論莊言。不愧佛門正覺。佛經所謂諸菩薩含安一切顯真實。諸凡夫覆真一切顯虛妄。大師其殆天上阿彌。現身說法耶。吾不知今之梵刹叢林。動謂爲人作法事。瑜伽餓口。終日喃喃。又將何以自解。

大師旁嫺佻盧文字。著有漢英三昧集。文學因緣。拜輪詩選。潮音等書行世。既能以大漢天聲。爲英譯。宣揚國粹。至令人欽。而繙譯歐土吟豪遺作。復按文切理。脩脩然有古樂府風。嘉惠士林。灌輸文化。豈徒以雕蟲小技而已。

大師落落不事生產。而奇僻獨行。恒達世絕俗。嘗自星洲返珠海。髯長數寸。道貌岸然。不數日。友人遇於海上。則西服司的克一個儼少年矣。如是者逾旬。有游西湖輞光庵。見和尚破衲郎當。蒲團



面壁。三日如故者。就而視之。即曼殊也。在春申浦。每逐狹邪遊。然姹女當前。禪定終未嘗一破。致友人書。嘗曰。

『今午食生薑炒雞三大碟。蝦仁麵一小碗。蘋果五個。明月肚子洞泄否。一任天命耳。』又曰。

會淋漓。其一生瀟灑狂逸之行。類均如此。以是人或非之。然而持經茹素云云。不足以律於曼殊大師也。敬安上人有言。自笑禪心如槁木。花枝相伴也何妨。大師遭逢身世。有難言之恫。無可發洩。遂寄情於巖忽誕漫中。至若證法已久之身。固非嬰嬰婉



曼殊大師造象

『足下試思之。藥豈得如八寶飯之容易入口耶』。在東召校書曰百助。善調箏。因為之賦詩作畫。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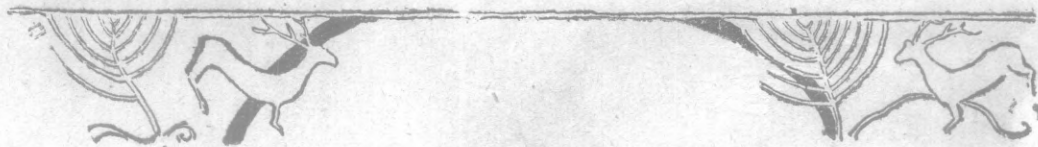


婉所能為病。道在精神而不在形體。祖楊裸程。實未足為柳下惠浼。大師亦修之稔矣。謝莊湘女公子雪



畫 還 殊 曼

曼殊遺畫多師
且均工細
絹幅此頓
獨用紙本
著墨淋漓
一脫常法
年搜李根
殊有書集
未承蔡編
今夫贈君
哲羽吉印
片可寶耳
滋荆鴻誌



鴻於星加坡。逃中表靜子於逗子驛。柔絲鼻鼻。寧謂足絆游戲三昧之曼殊也哉。讀燕子龕遺詩。

『九年面壁成空相。持錫歸來悔晤卿。我本負人今已矣。任他人作樂中箏。』

『禪心一任蛾眉妬。佛說原來怨是親。雨笠烟簑歸去也。與人無愛亦無嗔。』

則大師抱道在躬。早已超然象外。若世之持經茹素。而中懷叵測者。吾但覺其作偽心勞。未嘗可爾。孫總理中山先生。光復中土之先。密議於東。大師翱翔其間。迨清社既屋。當道爭致之。大師悠然引去。即終身亦絕口未談官事。柳亞子曰。德義之濟。至清季極矣。唯頑鈍寡廉恥是尙。若玄瑛者。雖雲鶴乎。實星鳳已。章太炎曰。邇今三十年嶺南讀書之士。唯蘇玄瑛而已。二子之言。豈過論耶。

大師居恒不自惜。莽於食。得胃疾。年三十五。卒於上海廣慈醫院。逾年。汪精衛爲營葬於孤山之麓。嗟夫。文章憎命。自古如斯。陌壽顏夭。天心曠曠。惟聰明爲能累人。余又豈獨爲曼殊大師哀耶。大師所著小說。多纏綿哀感之作。詩亦綺膩淒惻。如乎其入。兼擅續事。別具清新拔俗之氣。唯均尺幅絹本。現留存人間者。寥寥數十幀而已。大師名字至夥。計原諱法號及文章別署。書札題名。都爲二十有四。曰宗之助。玄瑛。子穀。博經。曼殊。燕子山僧。蘇湜。燕影。雪峴。南國行人。曼鸞。樂弘。蘇文惠。糖僧。行行。寒齋。阿難。淚香。

王昌。宋玉。孝穆。林惠連。

距今數年前。伍博士秩庸。在廣州大元帥府。某夜。九時猶未就寢。繼且若與人語。記室某君居鄰壁。以爲奇。詰朝就詢之。博士答曰。昨宵蘇玄瑛來也。余此時方俛首著靈魂學說。忽有西服少年昂藏入。置手杖於門次。掀帽就余側立。徐徐啓言曰。伍先生无恙。余諦視之。曰。子非蘇玄瑛乎。曰。然。曰。近況何似。曰。亦頗佳適。余心中赴憶先生。乃順道來視。今茲余將有南洋之行。願君珍重。人間再會。又渺無期也。是歲伍博士亦溢逝。此事其記室言之。友人爲述如此。大師以智慧皈依。英靈不滅。宜若可信焉。

編者按。劉將軍永福。爲國爭光。青史千秋。自是名垂不朽。上述軼事。乃將軍晚年親語其故人者。吾友黑翁。乃得展轉而筆載之。補述一則。係余於印局檢校黑翁原稿時見。附黏紙後。朱筆殷然。究不知誰氏手筆。想是著作家到該局刊書。觸景興懷而作。深感其意。爲署曰闕名。補付手民。林琴南先生。以譯著鳴一時。尤關繫乎中國文化史上之遞嬗。曼殊大師。慧根夙證。文學緣深。實爲嶺表三十年來不可多觀之人物。吾輩宣揚國粹。緬想哲人。潛德幽光。彌足紀也。